

春 暮

著 際 許

行 印 局 書 光 大 海 上

857.64
0802.7

春

暮

著 傑 許

行印局書光大海上

5w164/05

短序

本集僅收容我未發表過的兩篇小說：一暮春；二，奇特的朋友。暮春係近日在極無聊的心境與極困厄的經濟生活中所作；而奇特的朋友却是去年流落在西湖時寫下來的。

我恐怕我這兩篇東西，都有些靠不住；因為我寫牠們時的心境，都不大好。

我每想等我的生活安寧些，心境平靜些時來寫我的小說；但我總是等着，等着，生活總沒有安寧的一天，心境也總沒有半個時辰平靜過；我總沒有寫出一篇我自己認為稍稍可以滿意的東西來，我總是失望。

可憐我的浪跡的生涯，可憐我的灰色的命運，這一生世，不知道還有希望的日子沒有？許傑自序。

——二六，四，二十，午夜——

暮春

(一)

一九——年四月十五日的下午四時，從上海開往浙江某城的輪船，已經很輕快的駛出吳淞港口了。

在輪船的甲板上立着的許多旅客們，眼看見兩岸碧綠的平疇，如畫圖一般的展過，柔和的春風，從澄清如鏡的水面送來；便覺得春意已瀾漫在他們的四週了。

他們有的在與二三友人說笑，有的在與自己的情侶談心：在他們的被春風吹動的衣角上，在他們的被斜陽與海水映成笑暈的兩頰上，以及在他

們的眉尖，在他們的髮際，在他們的胸頭輕輕的跳躍，在他們的腳跟緩緩的閒游，——在他們的一切上，都覺得春水夕陽的親切而有鄉味，格外的感着故鄉的一種醉意與輕快的心情。

但是，在這許多快意的旅客當中，卻有一個憔悴得不堪的五十靠邊的男子，獨自在人叢中躑躅着，對於四週的景物毫不感有一種興味。他是剛從中艙走上來的，大概他也是覺得中艙的侷促與熱鬧，所以翹上來散一散胸襟，舒一舒積鬱的；但是却在人叢中轉了一週，覺得分外的冷漠，覺得沒有意思，便又搭喪的走下扶梯去。

走下扶梯之後，他本想從原路回到自己的房艙裏去的；只是一時心裏存了一個轉念，便想從輪船的這一邊走去，可以兜一個圈子看看船上有沒有自己的一個熟人。其實，這一種心思，對於他，不過是一種衝動，——

好奇的不必經過大腦思索的衝動罷了。他現在已是四十四歲的老人了，——雖然他還沒有留鬍子，但是他的飽歷風塵的額上的縐紋，卻明明刻着比五十還老的痕跡了。——他是不怕旅途中的孤寂的。他在年青的時候，就歡喜獨自一人出門；他不是不喜歡同伴，他實在是爲了沒有相知的同伴，所以還不如獨自一人的好。從前，他是在上海做教員的，以後他覺得上海也住厭了，教員的生活，也太枯燥，所以便在南北的奔波。大概他是命運注定的，他年年都在希望出洋，至少要到日本去，——他說到外國留學，是鍍金去的；在外國鍍了金回來的金字照牌的留學生，到中國便不愁沒有飯吃了。——但是年年卻是失望，終是到現在這麼大的年紀，還沒有出過國門一步，可是他在自己本國，却也跑了不少地方。近幾年來，他的計劃與希望，簡直是湮滅在黑暗中了。他在南北東西的奔走着，他自己也不知

是爲的什麼。在從前的時候，他是天天念着金錢與戀愛的，可是現在什麼都不能在他心中引起波動了。他實在是風塵中老了，他實在憔悴得太不成樣子，——他的頹喪，良有以也！

在這個時候，他本來是不回去的；——他從來沒有在清明時節的前後，回去一次過。他一面是對於家鄉的淡漠，他是早就沒有母親，而他的夫人，又不是他的所愛者；一面還是爲了經濟與生活的限制，不能讓他自由行動。但是這一次却不能不回去。因爲他在前天接到他家裏的電報，說他的夫人已經死了。他對他夫人本沒有什麼愛情，但是相隨二十年，在世既沒有得到他的愛情，死後却不應該不理。所以他便向他的辦事機關請了假頹喪的回去。

他在輪船的四週走着。不意在一間官艙的裏面，發現出一位似曾相識

的面善的婦人。那是一個中年以後的婦人，在神采中，隱隱的帶着一些舟車勞頓的氣象。她現在的臉龐上，雖然瘦削了一些，但我們還可以在她的眉宇間，想像出她青春的嬌嫩而丰满的肌肉的神韻的。他不知爲了什麼，心頭驟時發跳，他待要在他自己的回憶中找尋她的名姓，卻是無論如何也吐不出口來，雖然她的名姓，是熟得留在他舌根下的。他正想硬着臉皮，裝做不看見一樣走過去的時候，那位婦人却早把他看見了。

「那一位可是張志和先生嗎？」她離開她的坐位，走往門口，叫住志和這樣問。

志和急從匆忙中裝成一種鎮定的神采，仗他幾十年來在風霜中磨鍊成功的態度，很和緩的回頭回答她：「是，我是。」

志和從她的身旁看入她的房裏，隱約中在靠壁的狹床上，睡着一個面

容枯槁的男子，——那一定是生了病的她的男人，——他大概聽見他的夫人忽然與一個男客招呼，所以也使抬起無力的眼光凝視。

「多年不見了呀！你可好嗎？」

志和的梗在舌根下的她的名姓，還似乎不能理得清楚，他正在用驚訝的態度來責罰他自己近年來神經衰弱時，却聽見她的睡在床上的男人的帶病的叫聲了。

「蘭英！誰呀？蘭英！」

「蘭英，王蘭英嗎？」志和的心裏想着，眼前立刻閃過一幕二十年以前的王蘭英的小影。

(二)

那時她只有十八九歲。她從故鄉的女子中學畢了業之後，就來到上海進入一個英文專修學校。在那時，張志和仗着同鄉的名義，就和她認識起來。

張志和是一個初級師範的畢業生，他雖然曾經入過高等師範，但是因為他種的關係，便輟了學，在上海的一個學校謀生。可巧他擔任教職的學校，與她的英文學校相去不遠，他倆就過從着，時常在一塊談天。

他倆都以學問相敬重，在他倆的心中，永不會起過一次妄念。她很尊敬他，她說同他一樣的青年是很難得的，能夠在中等學校畢了業，便在中等學校做教員。至於他呢，也說她的學識，不是一些現代的連信都看下去，而却要寫情書的女學生所能比得上的。他說她沒有染上一種普通的惡習氣，而却有一種很清高自持的人格去配合她的優美的成績與學問。她在

他的面前，曾經對他說過，說「你的學問與人格，我是很敬重你的；我很相信你，我在上海沒有親人，沒有比你更親的人，你便做我的哥哥罷。我待你也用我待兄弟的態度待你，望你也不要以对待外人的態度待我。」對於這種要求，他常然是答應的。以後他倆在私下的交談和通信中，的確是遵守了這一次的規約，以兄妹相稱。

他倆的這一種親暱的情形，若是在故鄉的人們的眼中看來，一定以為是已經很出了一樁大不了的事情了；但是在上海人的眼光看來，也是司空見慣，不足為奇的。

他在經濟方面，固然覺得生活枯窘些，但是因為每禮拜都有希望，都有融和的溫暖的笑，也便不覺得十二分難堪了。若是一定要說他倆有一種愛力存在着的，那便是最高尚的純潔戀愛了。

可是事情沒有如理想中過得那麼容易。他在第二年的二月，便回去結婚了，他的新婚夫人，當然是舊式的女子；他以前也曾經想反抗父母的命令，拒絕他的夫人進門，且要和她脫離關係。但是存心良善，心地平和的他，處處以弱者自命，處處與弱者表同情的他，那裏經得起他母親的幾次柔言軟語呢？他的母親，真是仁慈良善的母親！她竟用溫柔的眼泪收伏了她兒子的反抗的心。

他因一面屈服在母親的溫柔的淚泉之下，一面又實在沒有想到以兄妹相稱的蘭英，可以做他的未來的夫人——他只要肯發心離婚，他就是他夫人的候補者，——他實在沒有想到，他在那時，便是做夢也沒有說起。還有一面呢，便是社會的制裁，與一絲絲的關於異性的嘗試與接觸的衝動。

他結婚了，但是他大失所望。他不知從什麼時候明瞭起來，他回到上

海來以後，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光，便覺得有一股心血在他的心頭潰湧了，——從心頭潰湧到面上，又從面上蕩漾到兩耳，蕩漾到髮際，再從空氣的傳播，又紅暈她的兩頰了。

他覺得很對她不起，又覺得自己是失了一件寶物，或是做錯了一件大事。他覺得她也很異樣，至少同從前的毫無誠意，毫無牽掛的情形不同。在他的心中，從那時起，便永久的添上一根另外的心腸；在他的喉頭，也便永久塞上一塊慎言的石塊。他實在是從結婚生活失敗之後，在對她的交情當中，早已從友愛而進于性愛了。但是，太遲了，他那裏敢在言動上露一些聲色呢？一面，自己是結了婚的了，——青春的最可寶貴的皇冠，早已被人家搶去放在腳底蹂躪，那還有什麼資格可以去賺得尊貴的處女的黃金的心呢？一面，她是待他如兄弟骨肉的；而他却可以在自己的骨肉間起

了邪淫的心思嗎？還有一面呢，他便是胆小，——啊胆小！膽小便害了他一生的幸福。——他從那時起，心裏時常起伏着兩種心潮；但他在她的面前，却仍舊把持得非常的堅定，沒有露過一次有邪心或是引動與挑撥的狐尾。她也是聰明人，那裏有瞧不破他的神色的道理？只因用兄妹的友情可以暫時籠罩他，彌縫他，所以也就在表面上暫時敷衍住。其實，她的心，也是和他一樣的，覺得有些搖搖不定，覺得有些左右為難呢。

在他倆這樣各有心事，各有難以直告的苦衷中，他倆便不即不離的度過半年的生活。不過在閒居時，他倆似乎都各懷戒心，若是在僅有他兩人相會的時候，便是心頭發跳，臉孔發燒，終于顧顧着欲說不說的散開了。在這許多時期的中間，他却做過一次她的保標。她很誠懇的告訴他，關於她所發現的那件祕密，他便十分奮勇的，來自己負責任。他覺得為一

個尊貴的處女服務，——猶其爲一個純潔的處女的名譽上的保證，是一種很可欽敬，很可尊貴的事業；所以他便不惜得罪了他的很親近的友人。

他從那次爲她做了保證，他相信，便是她也是如此相信，他倆的中間，又親切了一步，在他倆中間的隔膜，又去脫了一層。她尊崇他爲眞君子，——其實他的存心還是濫小人；不過他還裝出一種僞君子的情氣，來諄諄然勸她努力學問，以符合她尊稱他的眞君子的口吻。啊！可憐她是被他騙了。啊！可憐他也是被她籠絡了。

第二年的學期開始，他因爲生活的關係，便離開了上海。後來在一個小小都會上做了一個中學教員，因爲生活比較的還可以維持，又因爲異地寡居的寂寞，便把他家中的不要愛而又不得不愛的老婆接了出來。他實在不是愛他的老婆，也不是怕着寂寞，却是因爲要免除心中的苦痛，滅絕心